

御選唐宋文醇

一函
十冊

御選唐宋文醇卷之十一

河東柳宗元文一

賦 雜著

解崇賦

平淮夷雅二篇

晉文公問守原議

桐葉封弟辯

風雷捕蛇者說

說車贈楊誨之

宋清傳謝靈運

種樹郭橐駝傳

梓人傳柳宗元

童區寄傳柳宗元

平蠻黃龜二諫

輓崇祖

翔 辭書

所東賦宗元文一

聊學唐宋文類卷之十一

御選唐宋文醇卷之十一

解崇賦

河東柳宗元文一
柳子既謫猶懼不勝其口。筮以元遇干之八。其贊曰。赤舌
燒城。吐水於瓶。其測曰。君子解崇也。喜而爲之賦。
胡赫炎薰。熇之烈火兮。而生夫人之齒牙。上殫飛而莫遁。
旁窮走而逾加。九泉焦枯而四海滲涸兮。紛揮霍而要遮。
風雷唬唬以爲橐籥兮。回祿煽怒而喊呀。炖堪輿爲甌鐵。
兮。蕤雲漢而成霞。鄧林大椿不足以充於燎兮。倒扶桑落。

榮膠轕而相义膏搖脣而增輝兮焰掉舌而彌葩沃無瓶
兮撲無簪金流玉鑠兮曾不自比於塵沙獨淒已而燠物
愈騰沸而骹齟吾懼夫灼爛灰滅之爲禍往搜乎太元之
奧訟衆正訴羣邪曰去爾中躁與外撓姑務清爲室而靜
爲家苟能是則始也汝邇今也汝遐涼汝者進烈汝者賒
譬之猶豁天淵而覆原燎夫何長喙之紛拏今汝不知清
己之慮而惡人之譁不知靜之爲勝而動焉是嘉徒遑遑
兮狂奔而西僭盛氣而長嗟不亦遼乎於是釋然自得以
冷風濯熱以清源滌瑕履仁之實去盜之夸冠太清之元

冕佩至道之瑤華。鋪冲虛以爲席。駕恬泊以爲車。瀏乎以遊於萬物者。始彼狙雌。倏施而以崇爲利者。夫何爲耶。

宗元以清靜爲禦讒之要。譬以身爲甌。與待流丸之自止。又若藏於九地之下。任烈火之燎原。可謂明晰物情。善自爲謀者矣。雖然。其與無入不自得之君子。猶有間蓋。無入而不自得者。入焉而自得。非規以出乎其外。而始自得之。謂也是非者。理也得失者。命也。毀譽者。人也。以得失聽命。以毀譽聽人。而唯理之至是者。是從其從之也。唯曰理在。則然。不以有我之見。往參其間。沾沾曰。我能從理。我無非。

而有是夫如是則雖萬感雜乘而此一理各隨其萬者以
自來自可徧入於鉅萬之中各得其一而萬自畢夫如是
猶問毀乎猶問譽乎雖有金玉難飾太虛堯舜事業如浮
雲也雖有汙泥難塗日月齒牙爲猾其何傷已今畏夫赤
舌之燒城而逃之清靜之家遊乎萬物之始將堅壁清野
索之不可得豈非所爲規以出乎其外者乎猶有所謂我
者存是尙不得老子之清靜其於無入不自得之君子遠

矣

平淮夷雅三篇

皇武命丞相度董師集大功也。

皇耆其武於澂於淮既

巾乃車環蔡其來狡眾昏嚚甚毒於醒狂奔叫呶以干大
刑。皇咨於度。惟汝一德。曠誅四紀。其徯汝克。錫汝斧鉞。
其往視師。師是蔡人。以宥以釐。度拜稽首。廟於元龜。既
禡既類。於社是宜。金節煌煌。錫盾雕戈。犀甲熊旂。威命是
荷。度拜稽首。出次於東。天子饒之。疊罍是崇。鼎臠俎載
五。獻百籩。凡百卿士。班以周旋。既涉於滄。乃翼乃前。孰
圖厥猶。其佐多賢。宛宛周道。於山於川。遠揚邇昭。陟降連

連。我旆我旂於道。於陌。於羣。帥。率。勇。來。格。公。曰。徐。之。
無。恃。頌。頌。式。和。爾。容。惟。義。之。宅。進。次。於。鄆。彼。昏。卒。狂。哀。
兇。鞠。頌。鋒。蝟。斧。螭。赤。子。制。敵。厥。父。是。亢。怒。其。萌。芽。以。悖。太。
陽。王。旅。渾。渾。是。佚。是。怙。既。獲。敵。師。若。飢。得。餽。蔡。兇。伊。窘。
悉。起。來。聚。左。擣。其。虛。靡。愆。厥。慮。載。闕。載。祓。永。相。是。臨。弛。
其。武。刑。論。我。德。心。其。危。既。安。有。長。如。林。魯。是。譖。譖。化。爲。謳。
吟。皇。曰。來。歸。汝。復。相。予。爵。之。成。國。胙。以。夏。墟。度。拜。稽。首。
天。子。聖。神。度。拜。稽。首。皇。祐。下。人。滌。夷。既。平。震。是。朔。南。宜。
廟。宜。郊。以。告。德。音。歸。牛。休。馬。豐。稌。於。野。我。武。惟。皇。永。保。無。

疆

方城命愬守也。卒入蔡。得其大醜。以平淮右。方城臨臨。
王卒峙之。匪徼匪競。皇有正命。皇命於愬。往舒余仁。踣彼
艱頑。柔惠是馴。愬拜卽命於皇之訓。旣礪旣攻。以後厥
刃。王師嶷嶷。熊羆是式。銜勇韜力。日思子殛。寇昏以狂。
敢蹈愬疆。士獲厥心。大祖高驤。長戟酋矛。粲其綏章。右翦
左屠。聿禽其良。其良旣宥。告以父母恩。柔於肌。卒貢爾
有。維彼攸恃。乃偵乃誘。維彼攸宅。乃發乃守。其恃爰獲。
我功我多。陰謀厥圖。以究爾訛。雨雪洋洋。大風來加。於燠

其寒於邇其遐。汝陰之茫懸瓠之義是震是拔。大殲厥家。狡虜旣縻。輸於國都。示之市人。卽社行誅。乃諭乃止。蔡有厚喜。完其室家。仰父俯子。汝水沄沄。旣清而瀾。蔡人行歌。我步逶遲。蔡人歌矣。蔡風和矣。孰類蔡初。胡甌爾居。式慕以康。爲愿有餘。是究是咨。皇德旣舒。皇曰咨愬。裕乃父功。昔我文祖。惟西平是庸。內誨於家。外刑於邦。孰是蔡人。而不率從。蔡人率止。惟西平有子。西平有子。惟我有臣。疇允大邦。俾惠我人。於廟告功。以顧萬方。穆修曰。平淮夷雅。非只詞似古人。要其理亦不詘於古。

聖賢精微
讀緊拔
有然以元
之文

如公曰徐之往舒余仁等語其於古者勝殷遏劉止戈
爲武之義豈爽毫髮吾知聖人復起採而錄之以續正
雅決矣

及嫌近以希王命而晉君擇大任不公設於側而
宮不博謀於卿相而獨謀於寺人雖我之賢聖
之政不爲敗而賊賢失政之端出是
舊議之臣乎孤偃爲謀臣先軫將中軍
而不求乃卒定於內豎其可以爲法乎且晉君
之業以翼天子乃大志也然而齊桓任管仲以興
霸

聖祖御評

豎義精嚴
遣調緊拔
森然法戒
之文

晉文公問守原議。寺人勃鞞以昇趙衰。余謂
守原政之大者也。所以承天子樹霸功。致命諸侯。不宜謀
及。媒近以忝王命。而晉君擇大任。不公議於朝。而私議於
宮。不博謀於卿相。而獨謀於寺人。雖或衰之賢。足以守國
之政。不爲敗。而賊賢失政之端。由是滋矣。況當其時。不乏
言議之臣乎。狐偃爲謀。臣先軫將中軍。晉君疏而不咨。外
而不求。乃卒定於內豎。其可以爲法乎。且晉君將襲齊桓
之業。以翼天子。乃大志也。然而齊桓任管仲以興。進豎刁

以敗則獲原啟疆適其始政所以勸祗諸侯也而乃背其
所以興跡其所以敗然而能霸諸侯者以土則大以力則
彊以義則天子之冊也誠畏之矣烏能得其心服哉其後
景監得以相衛鞅引石得以殺望之誤之者晉文公也嗚
呼得賢臣以守大邑則問非失舉也蓋失問也然猶羞當
時陷後代若此況於問與舉又兩失者其何以救之哉余
故著晉君之罪以附春秋許世子止趙盾之義
宦奇之禍列代覆轍相尋唐自天寶以後寢昌寢熾積成
甘露之變而天子僅守府矣宗元爲王叔文之友叔文敗

宗元亦貶唐史懲叔文之黨於宗元無恕辭卽昌黎韓愈亦譏宗元不自顧藉貴重雖然考其時宦官旣掌禁旅復監天下軍叔文輩欲一旦盡解其兵柄還之朝廷其意非不善也事敗身死當時震於宦寺之威不敢論曲直耳乃至於今尙尤之不止豈非惑哉易不云乎過涉滅頂凶无咎孔子繫之辭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若叔文輩當大過棟撓之時不度德不量力涉大川而不顧滅頂而死當爲君子之所哀雖身敗名裂可不謂之乃心王室乎善夫明陳子龍之論曰伋文之黨欲盡奪北衙之勢張南衙之權

其於國謀不可謂非正也子厚假晉文以立論謂守原一
問得不償失所以申履霜堅冰之戒者深矣其言可爲後
世法戒雖然子厚固未經深考不達左氏紀載之意也夫
趙衰者文公出亡五年所爲患難與其者也作三軍謀元
帥趙衰曰卻縠可則從之衰豈更藉人汲引者且衰已爲
卿其不以守原輕重明矣而寺人勃鞞者卽寺人披文公
斬祛之仇也夫豈其嬖倖哉左傳紀此蓋以見晉文此舉
於一飯之德必償而殺身之仇歸斯受之無纖芥之憾於
中卽可爲勳戚如趙衰者商其逸事此其心胸誠有度越

千古者耳宗元乃曰狐偃爲謀臣先軫將中軍文公疏而
不咨外而不求而卒定於內豎若文公之暱愛寺人披者
然豈不闊遠於情事哉然則宗元之垂戒後世雖是也而
其尙論晉文則非也

賈以成之也不當封耶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以
與小賜者爲之主其得爲聖乎且周公以王之
爲而已必從而成之耶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
從而從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設未得其當雖上
易之不爲病要於其當不可使易也而況以其戲乎若戲